



一篮春“鲜”

□ 马海霞

我妈爱做荠菜饼，春天荠菜返青时，我便挖一篮子荠菜，回家择洗干净，将荠菜拦腰斩断，加入面粉、葱花、盐、花椒面，再磕入两个鸡蛋，加水搅拌成糊，用油煎成饼。荠菜饼味道鲜美、清香，外酥内嫩，吃得嘴唇油亮亮的。

我妈会在春天荠菜鲜嫩时做一荠菜饼，让我们解解馋，平时可舍不得如此浪费油。后来条件好了，我妈平时也给我们油煎菜饼，菠菜也能做、芹菜叶也能做、韭菜也能做、纯葱花也能做，反正只要多多地放花椒面，油煎菜饼的味道都不赖。但我妈每年的荠菜饼还是必做，我也必挖，因为荠菜不挖就会被别人挖去了。

不知道什么时候，荠菜成了城里人的心头好，他们从城里赶来农村，也挎个篮子到处挖荠菜。扫荡似的，挖得那个干净呀，有一次一个小团队竟然挖到了我家麦地里。我当然心疼了，要知道我家麦地里的荠菜又肥又大。我高声宣布主权：这是我家麦地，我们还要挖呢。对方竟回我：荠菜是野菜好不好，又不是你家种的，谁都可以挖。

我吵不过他们，跑回家搬救兵，我妈笑着说，让她们挖吧，荠菜尝个鲜就行，咱家山后的地里有一大片荠菜，那个地方隐蔽，外人找不到，随便挖个角就够咱吃的。

我工作后，厂子后面的麦地里“盛产”荠菜，午休时众同事一人揣一个方便兜，成伙结伴挖荠菜，一边挖一边交流做法。有人爱吃荠菜饺子，荠菜切碎加入鸡蛋搅拌，花椒面给足，要多好吃有多好吃。也有人喜欢荠菜、韭菜、猪肉混搭包饺子。有人喜欢荠菜蛋汤，有人喜欢用荠菜做春卷，有人喜欢用荠菜做豆腐羹，真是同样的春天，万能的荠菜，各有各的口味。

同事老汪头爱说实话，他说，荠菜有啥好吃的，过去都是穷人吃的菜。他这一句话一下让人联想到野菜代粮充饥的苦难年代。想想也是，现在人好东西吃够了，讲究营养均衡，野菜地位才陡升的。老汪头话虽这么说，但他每年春天都跟着我们挖荠菜。一次老汪妻回娘家照顾老人，老汪一人在家，从不下厨房的他竟然打电话让妻子远程指挥着包了荠菜饺子。问老汪，穷人吃的菜，有那么迫不及待吗？他吧嗒着嘴儿说，一季的东西，吃了半辈子了，若一年不吃，好像春天没过似的。

城中桃李愁风雨，春在溪头荠菜花。荠菜虽是野生之蔬，却是报春的使者，包含着春天原始的味道。挖一篮荠菜，挖的是情怀，品的是时光。

春约

□ 马云丹

春风狂欢，鲜衣怒马的季节就要到来了。

小区院墙上开满满面春风的迎春花，在晨光里与阳光欢笑着。

春风傲冷得很，只是阳光一娇媚，便是春的天下，这样的气势是什么也抵挡不了的。

前几日有美女晒出一枝迎春花，附言：一枝春天。春天就是这么骄傲，一朵一枝一树，一山一湖一海，一眼一心一身……

春风如贵客，一到便繁华。那些沧桑的枝条上还挂着枯瘦的果实，而新嫩的叶芽已探出可爱的小脑袋，这个俗世从可爱开始了新的生长。

我在绣花时，孩童说：真漂亮，我好像闻到了花香。哎呀呀，这孩子心中住着春天呢。随着他稚嫩清脆的声音，花朵“啪”一下绽开来，心田上微风轻拂，花香迎面。

居住在山脚下的友人，拍了农舍里桃树上的粉色花苞给我看，真撩人。那粉色是少女

眉间的羞涩，娇艳明媚。要去看桃花，一天天地翘首算着盼着，唯恐错过了花期，错过那一山的粉色，就错过了与青春再次相逢的时机，这身心就老气了。友人说山间还清寒，山上的桃花也还矜持得很，且耐心等些时日。

河堤上的柳树着了鹅黄绿，烟雾般随风摇动，像梦境，就那么摇呀摇，摇出烂漫，荡漾了心怀。

独自，揣了春风去江南。到了江南春风化雨，便撑了伞在小镇里游走，人群匆匆我慢慢。小镇青砖黛瓦之间别着花枝，在细雨中比在晴日里生动。雨润的青石板上倒映着我，我是江南里的一滴雨，从远方飘来，只为在石板上听听自己的足音。

临水而居的江南人家，开着小茶馆，仅临窗三桌而已，老木纹理里隐着过往的故事，坐在竹椅上听它“吱扭”出许多软糯的江南情话来。一盏龙井茶里盛着一个西湖，伴着茶馆里悠扬清幽的曲子，白娘子和许仙正演绎千古神话。

细密的雨落在窗前的溪上，浅笑出许多小酒窝。着风听雨，风微寒，雨霏霏，乌篷船悠悠地摇过窗前，蓝色印花半旧的船帘半遮半掩着游客，时有笑声传出。

一梦醒来便离开了繁华的温柔富贵乡，我在北方的小城里独守江南梦。

最踏实的还是吃下春天。闺蜜和她的爱人花费半日做了一桌春宴，青青的菜、甜糯的粥、艳艳的花饼，配着绯红的红酒，真春天。一个大厨一个俏媳妇，一个做一个吃，一个闹一个笑，日子浅淡又富美。

还有那个刚怀上宝宝的闺蜜，白里透红的脸蛋挂着甜蜜的笑，真好看。我们说她生个小公主与她家的小公子凑一个“好”字，她得意，我们羡慕，人间多喜庆。

看花开柳绿，看俗世百媚生，看岁月沉静又轰烈，一切美好尽可待，春风迎面染一身缤纷色，春心微甜拥花香而眠，好一场惬意而欢喜的春约呀。

情深不惧时光

□ 夏飞雄

父亲是上世纪70年代末的高中生，身材高大魁梧，颇有关西大汉之气度。母亲虽然没有读过很多书，但我听村里人说，年轻时的母亲娇小美丽，身边总是不乏追求者。相识半生，他俩的爱情就像金秋的高粱，朴素却甜蜜。

某日，媒婆将一名男子领来，那时正值秋收之际，男子二话不说，便主动揽下收割任务。成片的稻田闪烁着金光，勤快的他不到天亮就开始埋头收割。镰刀割下了金灿灿的稻谷，也割走了秋天里的一寸寸时光。

父亲通过相亲时种种出色的表现通过了考验。一纸婚书，定下一生的相守。结婚五年后，父母从农村跳脱出来，租下门面开始经营烟酒副食类商品。父亲负责骑自行车去批发点进货，母亲负责摆放商品和扩大销售渠道。父母常常仰望夜空中的明月星光，看街上的霓虹灯点点，似乎从中得到某种精神上的指引。多年来，他们用奋斗博取幸福，最终如愿成为真正的城里人。

三十年的艰苦打拼后，退休了的父母来到我所在的小城定居。颐养天年期间，几乎没有任何不快，最难以忘怀的一幕发生在前年。母亲因咳嗽不止，便由父亲陪同前往医院问诊。当日，我下班回家后没多久，门开了，父母满脸憔悴地进了屋。父亲拿着诊断书，眼里噙满泪花，哽咽道：“儿子，你妈妈命太苦了！老天不公平啊！正是享受晚年的时候……”母亲缓步走到沙发边，颓然坐下。那些时日，我始终觉得精神恍惚，时常在梦中惊醒。在厨房独自烧饭的父亲时常瞒着母亲偷偷抹眼泪，连连叹气。好在后来父母换了家医院，确诊只是肺部感染，并无大碍。父亲听闻后紧紧抱住母亲，放声哭泣：“这是老天有眼，你做了那么多善事，它都看着哩！”

“误诊”事件后，考虑到母亲爱美也爱跟潮流，我立即购买了一部智能手机送给她。前两天回家，我见母亲正站在阳台上，对着手机录自己唱歌的视频，父亲则在一旁微笑着看着。

暮然回首，父母四十年来风雨兼程，相守一生。岁月温良，那些逝去的日子如同过往云烟，繁华散尽后，仍然穿过岁月的音符，滚落出一地的温柔，留下独有的印记……



我想给你写封信

□ 子聿

去文具店，买了一沓信纸，想写一封长长的信，潇洒地投进邮筒，然后，等待与期盼像胶水一样黏住了接下来的日子。

写一封信的感觉实在太美妙了，而我，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写信了。是啊，我该去写一封信了。

我想给每天打一通电话的妈妈写封信。

在电话里，她太能说了，从接通那一刻开始，我连半句话也插不上。“你忙不忙？吃饭了吗？再忙也得吃饭，不吃饭可不行。今天降温，是不是又贪图好看穿裙子出去了？小心冻出毛病。”等到她把所有的问题问完，把所有要嘱咐的话嘱咐完，我以为终于可以轮到我了，她只一句“你忙，妈不耽误你了。”就绝情地挂断了电话。

从小到大，一直是这样，她的使命就是关心我，而我的任务就是接受她的关心。

我要给她写一封信，告诉她虽然在她眼里我依然是个小孩，但事实上，我已经长大了。起码，到了有能力去关心她的年纪。“昨天的剩饭剩菜倒掉了吗？你说赵阿姨穿的那件衣服漂亮，你买了没？”我也会在信中给她讲吃剩饭剩菜的坏处，给她讲臭美是女人的特权，六十岁的她，依然有这个资格。我要把我想说的话全都写下来，让她不得不接受我的关心，让她没机会挂断电话。

我想给刚刚在朋友圈给我点赞的老同学写封信。

毕业证无情地终结了我们在在一起的时光，从此，我们先是活在彼此的QQ里。“最近好吗？”“老样子。”后又活在彼此的微信里。“最近好吗？”“还是老样子。”再后来，我们干脆活在彼此的朋友圈里。看到对方晒美食，就想当然地以为对方吃得好；看到对方晒靓衫，就想当然地以为对方穿得好；看到对方

晒运动，就想当然地以为对方身体好，然后大大方方点个赞，连那句“最近好吗”也省了。

老同学，不管我们是否同城，我还是想给你写一封信。我想把那些无法发在朋友圈里的事情都说给你听。然后，你也说给我听。就像那年，在我们去打水的路上，我跟你我想答应那个我不喜欢但条件不错的男孩的追求，然后你把我一顿臭骂，骂到热水房都关了门；就像那年，熄了灯，你跟我说异地恋太煎熬了，你想放弃，我一直给你鼓励，鼓励到天都亮了。

我想给此时此刻就在我身边的老公写封信。

结婚证也是个神物，一旦拿到它，爱人就成了亲人。我们拥有最多的共同时间，说天底下最私密的话，给对方最需要的照顾，然而，我们是不是忘了些什么？我要给你写一封最短的信，短到信里只有三个字——我爱你。